



A Study on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Existential Sentences in Thai Students --Take Rangsit University Students as an Example

Kanjanita Suchao-in^{1*} and Cao Siyuan²

¹International Chinese College, Rangsit University, Phatumthani, 12000, Thailand

²Confucius institute of Suan Dusit university, Suphanburi, 72000, Thailand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kanjanita.s@rsu.ac.th

Abstract

Existential sentences are a very distinctive type of sentences in Chinese. They have a very unique syntactic format.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long been concerned with the syntactic, semantic, and pragmatic features of the existing sentences, and there appeared few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acquisition of surviving sentences of Thai native speakers. We took second- and third-yea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of the Chinese Department in Rangsit University in Thailand as a research sample group, designed three tests to simulate the situation of learning existential sentences, and took the situation of Chinese native speakers to learn the existing sentences as a comparison. It is found that students' overall acquisition is poor, and they are seriously influenced by their mother tongue. The unmarked verbs and structures are easy to learn, and the verbs or structures with a higher degree of markup need further study to get better results for Thai native speakers.

Keywords: *Native speakers; Acquisition; Existential sentences*

泰语母语者习得汉语存现句的情况研究

——以泰国兰实大学中文系学生为例

赵秀芬, 曹思远

兰实大学中国国际学院, 帕吞塔尼, 12000, 泰国

川登喜大学素攀孔子学院, 素攀武里, 72000, 泰国

电子邮箱: kanjanita.s@rsu.ac.th

摘要:

存现句是汉语中非常有特色的一类句型, 拥有十分独特的句法格式, 学界长期关注存现句的句法、语义及语用特点而鲜有泰语母语者的存现句习得研究成果出现。我们以泰国兰实大学中文系二三年级中等汉语水平学生为研究对象, 并以汉语母语者习得存现句情况为对照, 利用语法判断、半自由表达及自由造句三个测试对其习得汉语存现句的情况进行了研究, 发现学生整体习得情况较差, 受母语影响严重, 且无标记结构与无标记程度较高的动词容易习得, 标记程度较高的动词或结构需要进一步学习才能获得较好的效果。

关键词: 母语者; 习得; 存现句



1.引言

在汉语句式当中存现句是非常有特色的一类，长期以来受到汉语语法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汉语存现句拥有十分独特的三段式句法格式（即“NLoc+V 着（了、过）+N”），学者们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全面考察了汉语存现句的句法、语义及语用特点（详见潘文 2003）。然而，学界研究汉语存现句的习得过程，特别是泰语母语者的汉语存现句习得过程的成果较少。1.1 汉语存现句的特点

学界已经取得了不少针对汉语存现句功能和句法形式的研究成果（聂文龙 1989；宋玉柱 1991；雷涛 1993a, 1993b；胡文泽 1995；Huang1987；Pan1996；Li&Thomson1981）。Yang&Pan（2001）在以上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动词类型总结出 8 种存现句：

（1）“有”类（“有、没有、存在”等）。例如：

a.有树（V+NP） b.房子外有不少人（NPLoc+ V+NP）

（2）隐现类（“出、来、到、死”等）。例如：

a.死了三只狗（V+NP） b.曼谷丢了一个女孩（NPLoc+ V+NP）

（3）置放动词类（“挂、贴、摆、堆”等）。例如：

a.墙上挂着一幅画（持续体） b.墙上挂了一幅画（完成体）

（4）处理动词类（“泡、热、蒸、煮、盛”等）。例如：

a.锅里煮着一些饭（持续体） b.锅里煮了一些饭（完成体）

（5）姿势动词类（“坐、立、躺、站、睡”等）。例如：

a.树下躺着一群狗。（持续体） b.树下躺了一群狗。（完成体）

（6）发送、放送动词类（“闪、冒、亮”等）。例如：

a.桥上亮着一盏灯（持续体） b.桥上亮了一盏灯。（完成体）

（7）生产动词类（“画、涂”等）。例如：

a.墙上画着一幅画。（持续体） b.墙上画了一幅画。（完成体）

（8）运动动词类（“飞、滚、翻腾”等）。例如：

天上飘着一朵云。（持续体）

除了这些存现

句以外，一下这些句式也能表达“存在”意义（黄南松 1996）。

（9）“是”字句。例如：

楼前是一辆车。

（10）“在”字句。例如：

那本书在桌上。

（11）名词谓语句。例如：

窗前一张桌子。

本研究将以上十一种存现句全部纳入考察范围，下文将用（1）到（11）表示相对应的类型。泰语中也有存现句，如果将汉语与泰语做比较就会发现汉语的存现句有较明显的特点。首先，汉语中，从（3）到（7）五种存现句，完成体“了”和持续体“着”都可以出现；而（2）只允许出现完成体“了”；（8）只允许出现持续体“着”。而泰语中一般只出现表示持续体的“อยู่”，表示完成体的“แล้ว”几乎不出现，只有少数情况会出现在句末表示完成语气。其次，汉语存现句有着能与其他句型区别开来的句法格式，即“时间/空间词语（A段）+动词+着/了（B段）+名词性词语（C段）”，如（1）到（9）。而泰语的存现句结构与普通的动词性非主谓句或动词性主谓句并无区别，常见的是“มี（有）+ NP+V+อยู่（在）/จาก（从）+ NPLoc”或者“NP+ V+อยู่（在）+ NPLoc”，例如“มีคนพุ่งออกมาจากด้านหลังรถ（直译为：有人闪出来从车后，意思是：车后闪出来一个人）”及“ภาพรูปหนึ่งแขวนอยู่ที่กำแพง（直译为：画



一幅挂在墙，意思是：墙上挂着一幅画）”。同时，汉语存现句中可以使用的动词多达十类，而泰语中需要既使用丰富的动词又表示存现意义时只能采取固定格式的兼语句形式，即“NPLoc+ 是+NP+V”的形式，例如“เมื่อวานข้างบ้านมีตาแก่คนหนึ่งตายไป（直译为：昨天隔壁有老头一个死去，意思是：昨天隔壁死了个老头）”，其中“是”必须使用，不能替换或者省略。

汉语存现句之所以有这么明显的特点，从认知方面解释，语言具有象似性（iconicity），即语言结构与其反映的认知概念之间存在临摹关系，这种象似性广泛存在于各种语言中，在汉语中，特别是汉语的存现句中这种象似性表现得特别明显。我们可以把汉语存现句的“NPLoc+ V+NP”句法结构理解为“参照物（NPLoc）+ 发生 + 目标物（NP）”或者“背景信息（NPLoc）+ 发生 + 自然焦点（NP）”的认知结构，就第一种认知结构来说，人们会先发现参照物，再将参照物与目标物进行对比，通过对比将目标物抽离出来；就第二种认知结构来说，NPLoc 提供的是已知的背景信息，而 NP 则是一般情况下的自然焦点。所谓焦点，是句子所表达的信息中着重说明的部分或说话者有意强调的部分，它分自然焦点和话题焦点两种。自然焦点一般位于句末，是该句式通常情况下凸显的部分；而话题焦点则是说话人在动态言语中出于对比目的而有意强调的信息。1.2 存现句的习得研究关于存现句习得，尤其是二语习得的研究较少。这些研究二语习得的成果又将重点放在话题突出与主语突出的区别上，或是“拥有”和“存在”的分离与合并上面。如温晓虹(1995) 考察了三组美国大学生学习汉语存现句的情况，探讨了二语习得中有没有一个普遍的话题突出阶段。她的实验着重探讨学生使用“话题—述题”结构和“主语—谓语”结构的倾向性，所以在她的讨论中并未涉及很多具有汉语特色的存现句。和本研究相关的主要结论之一是：不同年级的学生使用“处所词+ 有+ 名词短语”的频率都很高，说明“母语为英语的学生在习得汉语存现句时，在初级阶段，就能够较顺利地掌握存现句的基本形式”。

Sasaki (1990) 研究了日本人习得英文存现句的情况，但他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中介语中话题突出或主语突出的特征。Duff (1993) 研究了一个 28 岁的泰国人习得英语存现句的情况，但她重点研究的是中介语中“拥有”和“存在”语义的表达情况。她的研究结果显示，尽管在英语中这两种语义是用不同的词和形式来表达的，但二语习得者强烈倾向于使用“have”来表达这两种语义。金岩(1997) 分析了韩国留学生习得汉语存现句时表现出来的问题，主要描述了汉语存现宾语在朝鲜语中的对应形式，并没有对存现句习得做实证性研究。杨素英(2007) 分别针对英语和韩日三种语言母语者，研究了不同语言类型对于汉语存现句习得与认知的影响，并以此总结出汉语存现句习得过程的普遍规律，即：第一，最容易习得的存现句是“有”字句，其次是“在”字句；第二，对于无标记的存在概念表现形式，少量的语言输入就足以让习得者掌握这种形式，对于有标记的形式，语言输入的多少直接影响习得者的习得成效；第三，对于无标记的存在概念表现形式，母语类型上的不同并不明显影响习得成效。但对于有标记的形式，母语的影响就会大一些。

然而以上研究都没有针对泰语母语者习得汉语存现句的过程进行研究。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选取泰国兰实大学文学院中文专业二三年级的学生作为样本，被试者汉语程度都是中等或略高于中等，母语全为泰语；汉语对照组被试为年龄在 20-30 岁之间的汉语母语者，部分被试有在海外短期生活的经历，且受教育程度涵盖专科、本科到硕士研究生三个层次，被试所学专业大多数为非中文（汉语、汉语言文学、对外汉语教育等）专业。测试（一）共有 50 人参加，其中汉语对照组 10 人；测试（二）共有 36 人参加，其中汉语对照组 8 人。对照组的设置旨在考察泰语母语者与汉语母语者掌握汉语存现句的差异，并以汉语母语者的掌握情况作为标准，评估泰语母语者的习得情况。



2.2 研究语料

本文的数据来自测试题和自然语料。前者包括两项测试题：测试（一）是根据 Sasaki (1990) 和温晓虹(1995) 的办法设计的半自由表达题。测试将提供两个词语，要求学生根据所给的词按照“地点+ 存在的东西/ 人”的顺序造出符合语法与逻辑的句子。我们希望通过给定语义的方式来测试学生会倾向于使用哪一种句法表现形式来表达存现意义。例题如下：

地点	存在的东西/ 人
墙上	两幅画

测试（二）是语法判断，此测试包括前面列出的 11 种存现句，其中（5）和（7）有 2 个小类，一类动词后的名词有定，（如“沙发上坐着他”），另一类动词后的名词无定，（如“沙发上坐着三个人”），以此考察习得者对动词后名词有定/ 无定限制的掌握情况。（2）、（8）的 2 个小类考察动词前有无处所词的情况。（10）“在”字句也有主语有定和无定的 2 个小类。对于最常用的（1），我们设计了 4 个小类，包括有定/ 无定的对应和有无处所词的对应。加上这些小类后，我们一共有 19 类汉语存现句，每一类 3 个例句，共 57 个单句。测试题中存现句类型被打乱，要求学生判断每一个句子是否符合汉语语法。题后有 4 个选项：1 表示完全符合语法，2 表示可能符合语法，3 表示可能不符合语法，4 表示完全不符合语法。我们希望通过这项测试了解泰语母语者及汉语母语者对汉语各种存现句的接受情况。例题如下：

	完全符合语法	可能符合语法	可能不符合语法	完全不符合语法
有鬼。	1	2	3	4

自然语料则来源于中文系二三年级学生过去一年中的造句作业，共收集了 875 个句子。

为避免两项自测测试之间相互影响，我们准备了两组泰语母语者及两组汉语母语者，每组被试只做一项测试。

3. 测试结果

3.1 测试（一）

这项测试旨在考察各组被试在半自由表达的状态下各种存现句的使用情况。我们在泰语母语者组（下文称测试组）共获得了 40 份问卷，收集了 960 个句子，其中语法错误及不表示存现意义的句子 239 个。在汉语母语组（下文称对照组）获得了 10 份问卷，收集了 240 个句子，其中语法错误及不表示存现意义的句子 24 个。在统计过程中，我们忽略了不影响理解的书写错误，例如：“窗前有三把椅子”；同时，我们也允许学生用拼音代替不会写的汉字。

根据被试所造句子的形式特征，我们总结出被试常用的五种表达存现意义的表现形式：

- a.V 着句：壶里装着一些水。
- b.有字句：锅里有很多饭。
- c.V 了句：树下死了一群狗。
- d.V+补语句：车后跑过来一个人。
- e.V 过句：墙上挂过一幅画。

V+补语句是上文中没有提到的句型，我们得到的 V+补语句都是趋向补语，例如：车后跑过来一个人、水面上冒出来一个脑袋、窗外走过一个人、树下跑来一群狗。我们也获得了一些“NP+V+在 NPloc”式的 V+补语句，这些句子虽然也表达了一定的方位成分，但并不纯粹表示存在意义，所以我们将这类 V+补语句归入了不表达存现意义的句子。对于有多重补语的句子，我们按离动词最近的补语来分类，这主要是针对有部分被试造出了“窗前搬走了三把椅子”“壶里装满了水”这样的句子进行的处理，这类句子将被与“车后走出来一个人”这类只有一个补语的句子归为一类，而不再重复计入 V 了句。在测试中，两组被试都使用了个别类似“曼谷有一个女孩很可爱”的兼语句，我们将按第一个动词分类。



通过考察泰语母语者半自由表达数据可以发现：第一，泰语母语者表达存现意义的表现形式比较集中，主要集中在 V 着句和有字句两种句型，共计 562 句，占全部句子的 58.54%；这种情况与汉语母语者掌握的情况相同，测试中汉语母语者使用的 V 着句与有字句共计 154 句，占全部句子的 64.17%。第二，表达存现意义的过程中，泰语母语者最常用的表达方式与汉语母语者相似。泰语母语者使用频率由高到低的五种表达形式分别是 V 着句、有字句、V 了句、V+补语句和 V 过句；汉语母语者使用频率由高到低的五种表达形式分别是 V 着句、有字句、V+补语句、V 了句和在字句；两者有百分之八十的表达形式相同，只有 V+补语句和 V 了句两种句型在使用频率上有细微区别。第三，测试中泰语母语者使用了一些汉语母语者没有使用的表达方式，同时也有一些表达方式是汉语母语者使用而泰语母语者没使用的。泰语母语者使用了 V 过句来表示过去存在的意义，如“树下躺过一群狗”、“墙上挂过一幅画”；我们还在泰语母语者的问卷中发现了两个名词谓语句：“窗外一片草地”“黑板上一个字”，这两个句子出现在同一份问卷中，同时，此份问卷里语法错误及不表示存在意义的句子高达 16 句，错误率近 2/3，所以我们怀疑这两个名词谓语句不是被试有意为之；泰语母语者没有使用是字句，而汉语母语者使用了此种句型。第四，泰语母语者的正确率较低，只有 75%左右。

另外，我们还对“是”字句、“有”字句、“在”字句及名词谓语句之外的七小类存现句出现次数与频率做了统计，在测试组的测试结果中这七小类存现句共有 659 句，占全部 960 个句子的 68.64%，其中语法错误及不表示存现意义的句子 118 个，出错率为 17.91%，在对照组的测试结果中这七类存现句共 144 句，占全部 240 个句子的 60.00%，其中语法错误及不表示存现意义的句子 5 句，出错率为 3.47%。

由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测试组被试使用的动词类别相对集中且有明显倾向性——使用置放类动词的存现句最多且遥遥领先于其他类别存现句，其次是运动类动词的存现句，使用隐现类、姿势类出现频率较高且较平均，其他三类存现句则出现次数较少，这三类存现句不到总数的 13%。同时在使用频率最高的四类存现句中，置放动词类存现句与姿势动词类存现句的出错频率较低，隐现动词类存现句与运动动词类存现句出错频率较高，出错频率最低的是生产动词类存现句，出错频率最高的是发送、放送动词类存现句。对照组被试使用的动词类别也相对集中，置放类、姿势类及运动类都有较高出现频率，处理类也有 10%左右的出现频率，其余三类出现次数较少，这三类存现句不到总数的 20%。两组被试使用各类存现句的频率大体一致，使用置放动词类、姿势动词类及运动动词类存现句的频率较高，使用发送、放送动词类与生产动词类存现句的频率较低，使用隐现类存现句与处理动词类存现句的频率稍有区别——对照组使用隐现类存现句的频率低于测试组，对照组使用处理动词类存现句的频率高于测试组。

同时，我们还统计了两组被试各个动词的使用情况，对照组被试一共使用了 41 个动词，测试组被试一共使用了 40 个动词，其中出现了两组同形词：（安）装与装（水）、开（灯）与开（船）。我们将这两组同形词分别统计。两组被试都使用了的动词共 18 个。

测试组的各动词出现频率分布比较集中且明显突出，出现频率最高的是置放类动词“放”，出现频率接近 25%，其次是置放类动词“挂”与姿势类动词“坐”，两者的出现频率比较接近，都在 10%左右，但都远低于“放”的出现频率，出现频率在 5%以上的有隐现类动词“丢”、生产类动词“写”、运动类动词“走”，这六个动词出现的频率之和超过了 60%。对照组各动词出现频率较为平均，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运动类动词“飘（浮）”，出现频率略高于 10%，其次是置放类动词“放”，出现频率接近 10%，出现频率高于 5%的有置放类“挂”、姿势类“躺”和“站”、发送类动词“亮”，这六个动词出现频率之和接近 40%。两组被试都使用了的动词共 18 个，在各自被试组中所占比例都近 45%，其中隐现类动词一个，置放类动词四个，处理类动词两个，姿势类动词四个，生产类两个，运动类动词五个，发送放送类动词没有重复。同时，测试组使用的置放类动词及生产类动词与对照组完全一致；姿势类动词几乎完全一致，在测试组的答案中只有一个使用动词“栖”的句子出现；其余四类动词的重合度都不太高。在两组被试测试结果中，出现频率都高于 5%的动词有三个，分别是置放类动词“挂”和“放”及姿势



类动词“坐”。值得注意的是，对照组的答案中，姿势类动词“躺”的出现频率超过了 5%，而在测试组的答案中只出现了一例，比例在 1%左右，对于同样的姿势，测试组更倾向于用动词“睡”来表示。

这种区别可以用标记理论来总结，语言中的标记现象（markedness）指的是一个语言范畴内部存在的某种不对称现象，就语义来说，“摆”对“放”而言有标记程度较高，有标记项“摆”肯定了特征[有意识]；“睡”对“躺”而言有标记程度较高，有标记项“睡”肯定了特征[大脑休息]；“贴”对“挂”而言有标记程度较高，有标记项“贴”肯定了特征[使用粘合物]。同时，在形态学中，无标记项的意义要比有标记的宽泛，因此可以包容有标记项，即上文中的“放”可以包容“摆”、“躺”可以包容“睡”、“挂”可以包容“贴”。在存现句中，相对其他动词而言“在”“有”“放”等动词无标记程度较高，选择动词时，测试组更倾向于使用无标记动词，而为了使表达更准确，对照组会适当选择有标记的动词。

我们还可以从出错率上观察到这一点，测试组一共有“涌”“看”“哭”“唱”“游”“划”“吃”七个动词的错误率达到 100%，它们的出现次数分别是 1、1、1、1、1、2、4，在一般情况下除了动词“涌”以外这些词都不能造出表示存现意义的句子来。结合各动词的出现次数来看，出现次数较多同时出错率又高的两个动词是“冒”和“走”，这两个动词出现次数分别是 17、47，出错次数分别是 11、38，出错频率分别是 64%与 80%。这两个动词都是有标记的，“冒”肯定了意义[持续时间短]，如果与表持续的“着”结合将造成语义矛盾；同时“冒”也肯定了意义[突出]，如果与表示进入的趋向动词结合也将造成语义矛盾。所以可见，动词“冒”进入“N_{Loc}+V+补语+N”这个结构有着众多限制条件，而这些限制条件造成了其较高的出错频率。同样的，“走”肯定了意义[人]，如果施事对象为动物，则会造成语义矛盾。

3.2 测试（二）

这项测试旨在考察各组被试对各类存现句的接受情况。我们可以从测试结果中观察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只有 8（b）、1（b）、1（d）三种句型被对照组（汉语母语者）认定可能不符合语法或不符合语法（合法度平均值高于 2.50）。其中 8（b）是“运动动词+无定名词”，这类句子动词前必须有处所名词，否则汉语母语者就无法接受。1（b）、1（d）两类分别是“处所名词+有+有定名词”“有+有定名词”，因为这两类句子的主要功能是引进新信息，所以动词后出现有定名词就丧失了‘引进新信息’的意义，故而汉语母语者无法接受。在其他“动词+有定名词”的句型中，2（b）“处所词+隐现动词+有定名词”5（b）“姿势动作+有定名词”及 7（b）“处所词+生产动作+有定名词”被对照组认定为可能符合语法（合法度平均值分别为 2.38、2.29、2.00）。这说明虽然汉语存现句 c 段中允许出现有定名词，但是对它的接受度低于无定名词。另外，4“处理类动词+名词”与 9“‘是’字句”被接受的程度稍低，但仍被对照组认定为可能符合语法，合法度平均值分别是 2.17 与 2.08。剩余其他句型普遍被汉语母语者接受，合法度平均值低于 2.0。

第二，测试组（泰语母语者）的合法度平均值在 1.48 到 2.73 之间波动。在全部十九种句型中，只有 11“名词谓语句”与 5（b）“姿势动作+有定名词”两种句型被测试组认定为可能不或完全不符合语法（合法度平均值高于 2.5），合法度平均值分别为 2.73 与 2.65。合法度平均值低于 1.5 的只有一个，即 1（c）“处所词+有+无定名词”合法度平均值为 1.48，非常接近 1.50。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泰语中没有“名词谓语句”与“姿势动作+有定名词”两类句子，而存在“处所词+有+无定名词”句，所以泰语母语者不太能接受“名词谓语句”与“姿势动作+有定名词”的句型而容易接受“处所词+有+无定名词”句。其他句型则被测试组认定可能符合语法（合法度平均值低于 2.5 高于 1.5）。

第三，对比两组被试的合法度平均值，1（c）、3、7（a）、10（a）、2（a）、7（b）、9、4、2（b）共九类句型测试组与对照组接受度相近（合法度平均值相差 0.25 以内），其中两组被试都认为 1（c）符合语法，3、7（a）、10（a）、2（a）可能符合语法，7（b）、9、4、2（b）可能不符合语法。



同时 10 (b)、5 (a)、1 (a)、11、8 (a)、6、5 (b) 共 7 类句型测试组的接受度低于对照组，8 (b)、1 (b)、1 (d) 共 3 类句型测试组组的接受度高于对照组。

第四，对照组的合法度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较低 (平均值为 1.08) 且较为稳定，标准差在 1 以下的五类存现句分别为 1 (c) “处所词+有+无定名词”、10 (b) “无定主语+在+处所词”、5 (a) “处所词+姿势类动词+无定名词”、1 (a) “有+无定名词”、3 “处所词+置放类动词+无定名词”，其余类型存现句的合法度标准差均在 1 到 1.5 之间。

第五，测试组的合法度标准差较高 (平均值为 1.45) 且波动幅度稍大，标准差在 1 以下的只有一类，即 1 (c)，数值为 0.98，标准差高于 1.5 的有 5 (a)、1 (a)、11、7 (b)、9、1 (d)、1 (b)，共七类，其余类型存现句的合法度在 1 到 1.5 之间。

第六，对比两组被试的合法度标准差，我们可以发现测试组的标准差全部高于对照组，相差最小的是 10 (a)，相差 0.04，其次是 5 (b)，相差 0.15，再次是 6，相差 0.19，其余各标准差差值均高于 0.2，1 (a) 与 5 (a) 的差值最高，分别为 0.86 与 0.7。3.3 测试 (三)

这项测试旨在考察泰语母语者在自由表达 (不强调使用存现句) 时各种存现句的使用情况。我们收集了兰实大学中文系学生的造句作业，共提取出了 875 个句子，忽略书写与不影响理解的语法错误，共有 19 个存现句，将这些句子罗列如下：

序号	学生所造原句
1	我手机在这里上写字台。
2	我名片上有的手机号码和电子邮件。
3	书店旁边有一个便利店。
4	我在路边。
5	泰国有公司很多。
6	在本书上有笔。
7	图书馆在旁边一号楼。
8	我的家在城里。
9	边里没有人。
10	有许多类型的花朵在公园。
11	这商场有衣服很多色。
12	他的家在曼谷泰国。
13	图书馆前边有我们学院。
14	昨天晚上附近我家有很多外国人。
15	商店在学校的旁边。
16	泰国有很多寺庙的古老。
17	在美国有风景很美。
18	她在别大学里。
19	在山上有雪白。

我们对上面 19 个句子进行统计，得到被试各类存现句使用频率如下表：

	“有”字句	“在”字句
数量	12	7
使用频率	63.2%	36.9%

我们可以看到，被试使用的存现句类型全部集中在“有”字句与“在”字句两类，同时受母语负迁移影响较严重，造出了很多“泰式中文”句子。



4. 讨论

我们利用存现句接受度、半自由表达（限制性造句）与自由表达（无限制造句）三种方式测试了泰语母语者对于各类存现句的习得情况，并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

4.1 泰语母语者习得汉语存现句的整体情况

经过三个测试，我们发现被试的泰语母语者对汉语存现句的掌握情况欠佳，体现在要求使用存现句时，出错率较高，约为 25%；对各类汉语存现句是否符合汉语语法进行判断时较为犹豫，大部分存现句合法度的标准差在 1.5 左右，这表明被试在进行语法合法度判断时无法形成较为统一的答案，分歧度较大；自由造句时，表达方式较贫乏，句式集中在“有”字句与“在”字句两类，且受母语负迁移影响较大，正确率不到 25% (5/19)。

4.2 无标记结构的习得情况

在杨素英（2007）的测试中，“有”字句是二语习得者掌握得最好的形式，无论是在半自由表达、语法判断还是留学生作文中都表现出了这一点，这也是语法判断与表达运用一致性的体现。但在我们的测试组被试身上并没有得到完整的体现。总的来说“有”字句是被试掌握得较好的存现句形式，在自由表达测试中，“有”字句的出现频率占了全部句子一半以上的比例，在半自由表达测试中，“有”字句出现频率在四分之一左右，在合法度判断中，我们设置了四类“有”字句，测试组被试对于 1 (c) “处所词+有+无定名词”与 1 (a) “有+无定名词”两类的判断类的判断与对照组相同，两组被试都认为其符合语法或可能符合语法；两组被试对 1 (b) “处所名词+有+有定名词” 1 (d) “有+有定名词”两类的判断相反，对照组认为这两类存现句可能不符合语法，而测试组认为可能符合语法。同时在语法判断的统一度上，测试组对 1 (a) 的语法判断统一度最低（标准差 1.79），这种现象很有可能是学生的学习策略引起的。“处所名词+有+有定名词”“有+有定名词”两类句子在泰语中是不合语法的，而“有+无定名词”是符合泰语语法的，但是由于错误的学习让学生在过程中将汉泰语言语法的区别扩大，导致学生产生了认知混乱，从而错误归类认为“处所名词+有+有定名词”“有+有定名词”两类句子是汉泰语法不同之处，同时在汉语“有+无定名词”进行语法判断时非常犹豫，具体成因还需进一步研究。

其次，“在”字句也是被试掌握得较好的一种存现句表现形式，在自由表达测试中，“在”字句占全部句子的三分之一左右，在半自由表达测试中，“在”字句出现频率为 1% 左右，在合法度判断中，我们设置了两类“在”字句，分别是 10 (a) “有定主语+在+处所词” 10 (b) “无定主语+在+处所词”，测试组被试对这两类“在”字句的合法度判断与对照组相近，同时测试组对 10 (b) 的判断统一度与对照组几乎相同，而 10 (a) 略高于对照组。

无论是在泰语还是汉语中，“是”字句与“在”字句都是典型的主谓句，同时也是无标记结构。同样，在测试（一）中我们可以看到“放”“挂”“坐”等无标记程度高的词有较高的出现频率与较低的出错频率。“有”字句契合人们先看见动作发出者，再看见动作，最后看见动作接受者的认知结构，也符合语言的象似性，所以是更容易习得的存现句形式；同时，由于存现句一般是引入新信息，但“在”字句中物体处于主语位置而需要使用有定名词，所以汉语母语者很少使用“在”字句表示存现概念，泰语母语者获得的输入也相应较少，在这种情况下，泰语母语者也能较好习得“在”字句。而虽然“NLoc+V 着（了、过）+N”结构在泰语中少见，无法获得较好的正迁移，但是由于“放”“挂”“坐”等词语无标记程度较高，能与“者、了、过”或其他补语较好的配合，所以测试组被试也能较好的习得。

4.3 有标记结构的习得情况

“NLoc+V 着（了、过）+N”这类存现句有着区别于泰语存现句及汉语主谓句的格式，是最有特点的一类存现句，也是标记程度较高的结构。这类存现句在测试组半自由造句出现频率达到 55%，但在自由造句中完全没有出现。另外，为了更清楚的研究测试组在句型合法度测试中的表现，我们专门做了这



一大类存现句合法度对比统计。经对比统计发现测试组的合法度平均值与对照组相近的水平相近，并且除了 5 (a) “处所词+姿势类动词+无定名词” 8 (a) “处所词+运动类动词+无定名词” 8 (b) “运动动词+无定名词” 两小类存现句三组被试在合法度平均值上的区别度较大以外，其他小类存现句的合法度平均值都相近。有意思的是，测试组认为这三小类存现句可能不符合语法，但是在造句测试中，测试组的被试大部分选择了这几类表达方式，“处所词+姿势类动词+无定名词”的出现频率近 15%，“处所词+运动类动词+无定名词”的出现频率近 20%，然而 5 (a) 类的出错率很低，8 (a) 类的出错率大部分很高。这很有可能是姿势类动词大多无标记程度较高，而运动类动词有标记程度较高，就像我们在 3.1 中分析的那样，因为有无标记的原因，“走”和“冒”是测试组喜欢使用的两个动词，同时也是出错率较高的两个动词。

5. 总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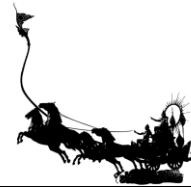
通过分析三种测试结果我们发现测试组被试在习得汉语存现句时有以下几个规律，第一，整体掌握情况欠佳，受母语负迁移影响较严重，对各类汉语存现句是否符合汉语语法进行判断时较为犹豫，自由造句时，表达方式较匮乏，使用的结构与动词比较集中；第二，无标记结构与无标记程度较高的动词容易习得，标记程度较高的动词或结构需要进一步学习才能获得较好的效果。

6. 针对泰语母语者学习汉语存现句的建议

针对泰语母语者学习汉语存现句的问题，我们提出几点教学建议。第一，帮助学生理解汉语母语者的认知方式，体会语言的象似性特点，从根本上消除母语负迁移的影响；第二，帮助学生扩充词汇量，进一步强调学习标记程度较高的动词或结构的用法。

7. 参考文献:

- 胡文泽. 存现句的时段语义. 语言研究, 1995, (2).
- 黄南松. 论存在句. 汉语学习, 1996, (4).
- 金岩. 汉语存现宾语在朝鲜语中的对应形式. 汉语学习, 1997, (5).
- 雷涛. 存在句的范围、构成和分类. 中国语文, 1993, (4) a.
- 雷涛. 存在句研究纵横谈. 汉语学习, 1993, (2) b.
- 聂文龙. 存在和存在句的分类. 中国语文, 1989, (2).
- 潘文. 现代汉语存现句研究. 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3.
- 宋玉柱. 略谈假存在句. 天津师大学报, 1982, (6).
- 宋玉柱. 经历存在句. 汉语学习, 1991, (5).
- 温晓虹. 主题突出与汉语存现句的习得. 世界汉语教学, 1995, (2).
- 杨素英. 从非宾格动词现象看语义与句法结构之间的关系. 当代语言学, 1999, (1).
- 杨素英.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存现句习得研究. 汉语学习, 2007, (1).
- Bloom, L. *Language Development: Form and Function in Emerging Grammar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0.
- Eve V. Clark. Locationals: Existential, Locative, and Possessive Constructions. in J. H. Greenberg (ed.), *Universals of Human Language* (Vol. 4).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Duff, Patricia A. *The Convergence of Possessive and Existential Constructions, Syntax, Semantics, And SLA*. SSLA, 1993, (15): 1 - 34.
- Hendriks, Henriëtte. *The acquisition of topic marking in L1 Chinese and L1 and L2 French* [J]. *Studies 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000, (22): 369 - 397.
- Huang, C. T. James. *Existential sentence in Chinese and (in) definiteness*. In E. Reuland and A. ter Meulen (eds.) *The representation of (in) definiteness* [C]. Cambridge and London: The MIT Press, 1987.
- Klein, W. & Perdue, C. *The basic variety (or: Couldn't natural languages be much simpler?)*.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1997, (13): 301 - 347.



- Li , Charles N. & Thompson , Sandra A. *Mandarin Chinese-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 Pan , Haihua. *Imperfective aspect zhe , agent deletion , and locative inversion in Mandarin Chinese*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1996 , (14) :409 - 432.
- Perdue , C. (ed.) . *Adult Language Acquisition :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s*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Perlmutter , David M. *Impersonal passives and unaccusative hypothesis* . Berkeley Linguistic Society ,1978 , (4) :157 - 189.
- Sasaki. Miyuki *Topic prominence in Japanese EFL student s'existential constructions*. Language Learning ,1990 , (40) :337 - 368.
- Shou-Hsin Teng. *Negation 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75 , (2) :125 - 140.
- Volpe , Mark. *The causative alternation and Japanese unaccusatives*. Snippets ,4 ([http :/ / www. ledon2line/ snippets/](http://www.ledon2line/snippets/)) ,2001 ,14 - 15.
- Yang , Suying & Pan , Haihua. *A constructional analysis of the existential structure*. In Pan , Haihua (ed.)*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II[C]*. Hong Kong : Linguistic society of Hong Kong ,2001 :189 - 208.